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

YUEDONGKEJIA SHENGTAI YU MINSU YANJIU

◎ 房学嘉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出版基金项目
- 梅州市人民政府客家研究学术出版基金项目
- 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客家清代古文书研究”成果之一

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

◎ 房学嘉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 / 房学嘉著. —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8. 11

(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

ISBN 978-7-5623-2804-9

I. 粤… II. 房… III. ①客家—民族文化—研究 ②客家—风俗习惯—研究 IV. K281.1 K892.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0340 号

总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22236378 22236185 87111048 (传真)

E-mail: z2cb@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责任编辑: 朱彩翩 毛润政

印刷者: 广州市穗彩彩印厂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339 千

版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 000 册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总序

刘日知 程飏^①

在中国地域文化中，客家文化是一个涵盖中华民族传统哲学、民俗、建筑、宗教、艺术等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是中华民族传统精髓的重要载体，以其民风民俗的古朴而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因而客家研究得到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美学、建筑学、地理学等诸多学科的青睐，在海内外受到高度重视。粤东梅州具有“世界客都”之誉，是海内外客家人的故园圣地，保存有丰富的客家人文资源，具有开展客家历史文化研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嘉应学院地处梅州市，依托客家文化资源优势，将客家研究作为学院主要科研特色，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客家研究院。

客家研究院一路走来，一直得到广东省教育厅、梅州市委市政府、嘉应学院领导的全力支持和国内外同行的热情关心。客家研究院的前身是成立于1989年的“嘉应大学客家文化研究室”。1990年1月，遵照叶选平、黄华华等领导的指示，在客家文化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2006年4月，嘉应学院与梅州市人民政府联手，决定打造客家研究更高更大的平台，将梅州的客家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以客家研究所为依托，整

^① 刘日知系中共梅州市委书记，程飏系嘉应学院院长兼客家研究院院长。

合校内外各学科相关方向的研究力量，组建“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与“梅州市客家研究院”。随后研究院向广东省教育厅申报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经过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全面深入的评估论证，2007年7月，广东省教育厅正式批准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

客家学重点研究基地申报的成功，既是广东省教育厅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界对研究院长期以来在客家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的肯定，说明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工作在全省所处的领先地位，当然这种领先地位的形成是与梅州地处客家腹心的地缘优势息息相关的，但更重要的是嘉应学院与梅州市的客家研究学术团队长期以来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的结果。嘉应学院开展客家研究的历史悠久，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一直十分注重客家文化研究，并且取得的成就在海内外客家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海内外研究客家的重要阵地，每年都有大批著名学者前来访学交流，并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如研讨会、夏令营等。

客家研究院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的客家学研究取向，在嘉应学院的客家研究中具有悠久的学术传统与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长期以来，梅州比较封闭的山区地理环境，使得客家文化在这个区域能够比较原生态地保存下来，成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块宝地。梅州是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同时也是客家学作为一门学问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地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民族观念的输入和客家自我意识的觉醒，一批梅州籍的著名学者，如黄钊、温仲和、饶芙棠、邹鲁等，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积极提倡研究客家社会历史文

化，使之逐渐成为客家地区学术发展的传统和主流，取得了众多学术研究成果。1933年罗香林以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相结合而撰写的《客家研究导论》的出版，标志着客家学的基本确立。从此，客家观念深入人心，客家学对梅州，乃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后，客家研究因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归于“寂静”。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客家研究重新崛起，发展至今已成为学术研究的一门显学。近20年来，嘉应学院依托这一文化资源和地域优势，致力于客家民俗、客家历史、客家社会、客家方言、客家文学、客家美术、客家音乐、客家建筑等文献和口述史的收集与整理，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多学科地开展对客家人文资源的挖掘与研究，发展和完善客家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其特色是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参与体验”的方法与历史学的文献训诂、考据、文本解读等方法结合起来，重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历史，关注社区（community）历史以及社区与超越社区的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

客家研究院继承罗香林等老一辈学者的学术传统，先后与美国、法国、日本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区的学术界开展合作研究，组织大规模的田野调查活动，进行客家民俗文化的挖掘、整理与研究。从1990年开始，先后与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谢剑教授合作研究“围龙屋与客家宗族组织”项目，与法国远东学院劳格文教授合作研究“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项目，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孔迈隆教授合作研究“客家古文书研究”项目，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研究“客家在乡商人与地方文化”项目，与中山大学合作研究“潮客文化与族群互动”等项



目，努力运用民俗学、历史人类学方法研究粤闽赣客家的生态、民间信仰和乡村社会、族群关系等，尤其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族群与民间信仰、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乡村社会组织与社区关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出版了多部有影响的著作。其中与法国远东学院合作的“客家传统社会结构与原动力”项目，研究方法与成果在海内外学术界受到广泛关注。尤其在开展具有奠基意义的客家民俗学研究中，对民间宗教、民间文献和仪式行为给予高度关注，其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同行中有较大影响，其工作被称为“考今学派”。

客家研究院坚持把建设地方文献资料库，建立有自己特色的民间与地方文献解读方法和分析工具，作为客家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关键环节，给予高度重视。重视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利用梅州的地域优势和嘉应学院在海外学术联系方面的有利条件，在开展各项工作计划时，尽量争取海外学术资源的支持，与海内外同行建立密切的学术联系。使国际合作渗透到学术研究的各个环节，让国际交流与合作“内化”为学术研究过程自然而然的成分。尤其在定期组织召开国际性的客家学术研讨会，邀集海内外知名学者来校，就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议题进行专门研讨，加强学术交流与学术建设等方面更具特色。客家研究院运用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获得海内外同行的认可和肯定。据统计，仅2000年以来，就举行了15次大型学术活动，其中以2003年12月的“客家文化与全球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6年1月的“比较视野下的客家民俗文化学术研讨会”、2006年11月的“纪念罗香林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2008年7月的“粤东客家地域社会与文化学



术研讨会”影响尤为巨大。参会学者分别来自美、英、加、日、新加坡、法、韩及中国港澳台、北京、上海、江苏、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高校，其中不少是国际著名学者。

客家研究院坚持学术研究与成果出版相结合，注重提升梅州客家研究的社会影响。依托专业刊物《客家研究辑刊》，为客家研究学界构建学术交流平台。将研究成果分门别类出版“客家研究大讲坛丛书”，使之成为社会共享资源，则是落实省市共建重点研究基地客家研究院的发展规划之一，首批书目包括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及历届在客家研究院（所）举办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精选。这是客家学走向世界、客家研究院打造学术品牌关键的一步。

客家学在国际学术界仍属相对年轻的学术领域，学术的竞争相当激烈，未来几年，是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能否继续保持这个学科在国内的学术优势，并继续提高国际交流和对话能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各位同仁在继承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学术传统的基础上，坚持以学术为本位，立足学科前沿，发挥地域优势和既有的学科优势，固本培元，苦练内功，加强学术积累，发展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改革管理体制，进一步增强学术创新和学术竞争能力，保持在客家学研究领域的国内优势地位，不辜负广东省教育厅、梅州市委市政府、嘉应学院的期望，抓住机遇，吸取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经验教训，努力把客家研究院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让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成为学术基础更加稳固，并有较强发展后劲的一流的客家学研究基地。

是为序。



序

在客家学界，有一个机构是闻名遐迩的，那就是广东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从1989年成立的客家研究所到现在的客家研究院，坚持客家源流和客家民俗文化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经常举办国际性或全国性的专题学术研讨会，举办客家文化夏令营或研习班，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一位学者是大家熟知的，那就是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客家研究院的带头人房学嘉先生，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才带领同仁把一个山区高校的小小研究机构推向全国、推向世界，同时，他在客家研究方面也富有特色，总是能抓住学术上的敏感课题，提出独特见解，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讨论。

我最初认识房学嘉先生是在1994年。那年他出版了《客家源流探奥》一书，其书探讨范围很广，但引起广泛关注的是他关于客家人来源的新观点。他认为客家共同体由古越族遗民中的一支与历史上南迁的中原人融合、汉化而形成，而古越族人与中原人融合过程中，是占人口多数的古越族人同化了中原人，属于少数的中原人则用中原科学文化教化了客地人民。此论一出，激起轩然大波。许多客家人士，尤其是那些受正规学术训练不多而又热衷于空谈客家文化的人士，认为房学嘉的观点离经叛道，意在颠覆客家人来自中原高门大族的正统学说，因而大张黻伐，批判责难的声浪甚高。那时我担任福建省社科院客家研究



中心主任，兼任福建《客家》杂志主编，也收到了来自梅州的批判文章。这就促使我认真拜读了房学嘉先生的书。读后我感到，房学嘉的许多观点虽未必都恰当，也未必都能为人接受，但他强调粤闽赣边土著的古越族人民在客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重视民族融合和各族群文化涵化是客家形成的必由之路，这无疑是正确的。他的研究不迷信权威，不人云亦云，走了一条把文献史料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独立研究之路，也是非常可取、值得提倡的。因此，我坚决拒绝了那些专以大帽子压人的来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房学嘉一点实际的支持，同时把他引为真正搞学问的同道。

此后我与房学嘉先生的来往就日渐多起来，并持续关注他的新作，出席他主办的各种会议，以各种形式交流各自的研究心得，彼此视为客家学术领域的畏友。我们欣喜地看到，他没有被无理的责难声浪所压倒，也没有卷入无谓的纷争中，反而更加专注地投入客家文化的田野调查工作中，不但深入调查粤东客家文化，还尽可能关注和研究台湾的客家文化；他的研究旨趣也由客家源流一类大问题，转到经济、生态、宗族、宗教、民间信仰、妇女生活、建筑文化等具体问题上，写出了一批实实在在的新论著，为客家学贡献出一个又一个富有启发意义的新成果。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部《粤东客家生态与民俗研究》，是房学嘉先生多年来这方面研究成果的结集，同时也是他长期研究轨迹的展示。读着这部新著，眼前总是闪现出我这位老友多年来在客家研究园地里辛勤耕耘、不懈探索、默默奉献的身影，对之油然而生敬意。陈寅恪先生教导我们，做学问要预流，房学嘉这部新著，也体现了他在客家

学领域不断预流的努力。例如，探讨生态变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探讨客家妇女的婚姻形态及其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都跟上了国际学术的潮流，反映了房学嘉先生研究焦点和研究方法与国际学术的接轨，无疑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之作。因此，在先睹为快之余，我很高兴把它推荐给学界同仁，希望大家都能共享这一浸透着田野调查汗水的客家学新成果，共睹我这位老友在客家学园地辛勤耕耘、不断创获的风姿。

谢重光

戊子年立秋后二日，
于榕城小柳东南书屋

谢重光博士，现任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教授、闽台区域研究中心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兼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及宗教研究所教授，并担任国际客家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会员、福建省历史学会理事等社会学术职务。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有重大贡献的专家称号和津贴。



目 录

总序 序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启示与实践	(1)
第二节 探讨客家源流的实践	(8)
第三节 客家研究之新趋向与前瞻	(14)
第二章 社会生活	(20)
第一节 从清代契书看客家社会生活	(20)
第二节 从古契书看客家社会的变迁	(41)
第三章 宗族社会	(56)
第一节 一个客家宗族的宗族文化	(56)
第二节 松口的墟市与地方文化	(88)
第三节 丙村温氏宗族生计的变迁	(101)
第四章 祖先崇拜	(123)
第一节 从男性祖神崇拜看地方文化的礼制	(127)
第二节 从神圣空间看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	(133)
第五章 民俗科仪	(151)
第一节 安龙转火仪式	(151)
第二节 清事类仪式	(177)
第三节 济渡类仪式	(188)



第六章 民间信仰	(208)
第一节 天后文化	(208)
第二节 公王崇拜	(236)
第三节 一个客家宗族的民间信仰	(242)
第七章 客家妇女	(257)
第一节 从婚姻形态看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	(259)
第二节 从古文书看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	(286)
第八章 围龙屋文化	(305)
第一节 粤闽赣边民居建构特点	(305)
第二节 围龙屋及其建构特点	(315)
第三节 围龙屋的文化内涵	(320)
第四节 围龙屋的历史文化积淀	(329)
后 记	(335)
参考文献	(342)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启示与实践

学界讨论客家研究学术史等问题，都会谈到罗香林先生。罗香林是现当代文史学界的杰出人物，他的学术成就得到社会公认，学术地位与名望很高。客家学的研究自 19 世纪末发端以来，罗香林是最早对客家民系作系统研究的奠基人，他于 1933 年发表的《客家研究导论》及后续发表的《客家源流考》等至今仍影响着学术界。罗氏的学术思想对客家学研究启示良多。综观罗氏的学术思想，民族融合、文化融合的思想贯穿于始终。在一代又一代学人的努力下，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门显学，罗氏功不可没。罗氏在论述客家历史源流时，在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强调其特殊性，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本书是在实践罗氏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考察资料进行有关客家研究的若干思考。

一、罗氏客家研究的启示

客家文化可以视为汉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一个缩影。客家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不仅以汉文化为总体背景，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中国古代南方各地的区域文化以及土著文化。汉民族共同体文化的共同性和丰富性以及该共同体内部不同族群文化的地域性和差异性，在客家文化的总体氛围里，都可以或多或少地找到影子。对客家这一具有强烈的个性和典型性的族群进行系统研究，不论是对加深对汉民族共同体的认识，还是对丰富民



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层次性和历史纵深感认识，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因为，客家族群在汉民族的各大族群中具有典型性。直到今天，客家族群依然保持着独特的个性，大部分客家人依然执着于自我认同意识。客家人这种牢固的自我认同意识和寻根意识，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文化现象。

从人类文化学的视角看，一种文化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得以传承，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我对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产生兴趣，并开始探讨，完全是受罗香林学术思想的启示。时间可上溯至20世纪的1979—1980年，时获旅马来西亚的校友送回一部《马来西亚雪兰莪嘉应会馆纪念刊》，内收录有罗香林关于客家源流的论著。1989年秋，世界客属恳亲大会暨客家学术研讨会在梅州举行，笔者有幸参加该研讨会，接触了很多有关客家历史文化的新知识与新观点。尔后在罗氏学术思想的启示下，投入到客家学研究，尤其对客家地域文化的差异及文化的变迁感兴趣。根据田野经验，即使是被视为客家人最主要聚居地的粤闽赣边区，由于所处的地理环境不同，如山之前或后、河之上游或下游，甚至一河之两岸，地方文化也存在差异。如果将粤东与粤北、粤西、广西、四川、台湾等客家地区相比，差异性则更大。^①客家文化的特质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客家民居：围龙屋是粤东客家地区稳定性的带有区域文化印记的标志性的民居建筑，是客家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集中反映了客家文化的主要特征，其文化魅力，一直为学界所关注。笔者提出了“围龙屋文化”的概念。^②（房学嘉，2004）具体论述详见本书第八章。

① 客家文化有无“文化特质”？如果有，其特质又是什么？所谓“文化特质”，应是历史文化积淀中相对稳定而又足以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言行举止的文化因素。从广义上看，它相对彼文化更为突出与典型；从狭义上看，彼此相比应是独有的文化因素。

② 拙作《从高屏六堆民居看客家文化的变迁：以围龙屋建构为重点分析》，2004发表于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集刊》。



二、罗氏的民族融合论思想

通读罗氏客家研究论著，启示有二：一是民族融合论思想；二是客家学的研究方法。其中，罗氏的民族融合论思想，是对客家学研究的最重要的贡献，他反对民族民系所谓“纯粹”的血统论的思想显见于字里行间。他用大量的史料大量的篇幅所要考证的就是中华民族的成形历史，处处体现文化融合、民族融合的轨迹。例如：

“汉族乃是混合了无数民族民系的血统而成形的一个住在东亚的民族，她的成形的年代，约始于春秋战国的纷争，而完成于秦汉的统一。春秋以前，住在中国内地的民族，复杂至极，就是掌握政权的商周二代，也不同属一族，其他被此二家统治下的异族，那就更难计数了。”（罗香林，1992：37）

东胡、匈奴、氐、羌、南蛮、缅、黎、百越“为汉时同在中国政府支配下，或不受中国政府支配而实际与汉族关系极深的异族。东胡、匈奴、氐、羌等北部民族，曾于晋末，相继寇掠中国，促成了汉族南迁的运动，百越、南蛮、黎、缅诸族为南部民族，因他们所有的文化和武力都不及汉人，不能遏阻汉人南下，结果，遂使所有的居地渐为汉族所占据，而南下汉族，亦因曾与他们杂居混化，无论血统上，民性上，都受有他们相当的影响。”（罗香林，1992：40）

“所谓内演，是指民族内部的演化。任何民族，苟非有外力的压迫或强制，则其族内比较活跃的分子，往往会因感觉目前生活状况的不能满足而欲积极向外发展，而族外可供发展的地方，实际不限一途，各途的环境亦每不一致，久而久之，亦会成为若干不同的民系。”（罗香林，1992：68）

“民族民系其血缘的复杂，依吾人客观的态度言之，其本身，实无可疵议。与其说血缘纯粹的民族或民系为足以夸耀，毋宁说血缘复杂的民族或民系为足以激荡其族其系文明的增进；但是，同时

亦值得注意相反的事例，任何民族或民系，与其习染其他堕落民族或民系的血缘与恶俗，毋宁保持自己固有的优性，而使其能为另一方面的发展；所以，血缘与民族民系的文野问题，虽说极有关系，然亦不能遽指她为区别民族民系‘孰文孰野’的标识。这是我们应该牢记着的。”（罗香林，1992：69）

“各民系的成形或分化，是互为条件的，是比照而始现形的，是多数并立的，不是单一孤生的。南系汉族，自经唐末五季的迁移分居以后，因分居各分子已能互为条件，比照并立，是而各个民系，便亦因是成形，此种化分的经过，酝酿于隋唐，而完成于宋初。吾人根据此种史实，亦得断定客家民系的成形，始于宋代；这是就历史论据推证出来的事例，除此推证以外，我们亦可从客家的语言文化，以求佐证。”（罗香林，1992：71-72）

“盖从史实观察，所谓华人，根本上就没有‘纯粹’的血统可言。唐宋以前，所谓北系的汉人，很受匈奴、鲜卑、氐、羌诸族的混化，寢假而及于五代，这种混化的事例，仍是有加无减；赵宋以后，如辽，如金，如元，如清朝，那些北部异族，接二连三侵寇中国，深进了汉族腹地，甚者且曾君临中国，或百年，或数百年，始则挟其武力，强迫汉人为臣属，继则陶醉于汉族的文化，有意无意及不知不觉间将其族裔的血统，逐渐混入汉族以内，而汉族亦乐得以其同化的潜力，消弭异族残暴的举动，一方面扩大了汉族的范围，一方面混杂了汉族固有的血统，所以名义上，他们虽说仍是中国北部或中部的，然而实际上却是老早已是一种混血的民系了；何谓南系汉族呢，李唐以后，越海一系，多与古代吴人越人的苗裔相混，闽海一系，多与滨居江海的古越遗民相混，南汉一系，多与南越南蛮的遗民及缅族相混，湘赣一系，亦多与南蛮一族相混，虽说混化的程度，有深有浅，或不如北系汉人的厉害，然其非纯粹的汉族，那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客家，虽与外族比较少点混化，然此亦只是少点而已，到底与‘纯粹’有别。”（罗香林，1992：72-73）